

一平方米 的城市

伍佰下

著

A
CITY OF
ONE SQUARE
METER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平方米 的城市

伍佰下
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平方米的城市/伍佰下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8.8

ISBN 978-7-5321-6771-5

I. ①一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4449号

本书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17年度第二期文化艺术资助项目

发行人:陈征

责任编辑:李霞江晔

装帧设计:钱祯

封面设计:  ABOOK 壹书工作室
沾衣 Design 531209570

书 名:一平方米的城市

作 者:伍佰下

出 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9

插 页:2

字 数:192,000

印 次: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771-5/I · 5403

定 价:35.00元

告 读 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52605406

上海，一次别离

- 0 0 3 · 上海，一次别离
- 0 0 8 · 朋友此一时，朋友彼一时
- 0 1 3 · 有些白水是有味道的
- 0 1 7 · 谢谢，你还在
- 0 2 2 · 你做的披萨啥味道？
- 0 2 5 · 总有人过得慢慢的
- 0 3 0 · 拨开你的那手
- 0 3 4 · 请让我发会儿呆，好吗？
- 0 3 9 · 闻
- 0 4 3 · 我待电话如初恋
- 0 4 7 · 人生难得模糊时

有些面孔

- 0 5 3 · 有些面孔
- 0 5 8 · 我们失去了一些坚实的背影
- 0 6 2 · 另一面的闵惠芬
- 0 6 7 · 关于母亲的倒叙

- 071 · 这一杯敬你
- 077 · 当清新之爱已成绝唱
- 082 · 世界上最好的味道，吃起来会心疼
- 086 · 凌风飞去，余烬无解
- 089 · 罗宾大叔教我们习惯告别
- 093 · 永远的高跟鞋

书的表情

- 099 · 书的表情
- 103 · 那些年，我们吃过的月亮
- 109 · 一个人的电影结
- 113 · 流年
- 117 · 假装和世界杯很熟
- 121 · 写给十四岁的你
- 125 · 那些需要从容安放的光和亮
- 130 · 再看海，已不是那种颜色
- 134 · 谁们的小时代
- 138 · 因为喜剧，所以忧伤？

我的地下我的铁

- 143 · 我的地下我的铁
- 147 · 股疯以后
- 151 · 你是谁家的“鲍师傅”
- 155 · 头发的事
- 160 · 地铁里，谁的琴声寂寞
- 164 · 股市这条河里，你是那个悲怆的抒情者吗？
- 168 · 对面的店家看过来
- 172 · 我看到你骄傲地剩着
- 177 · 霾伏
- 182 · 每家都可能有一个广场舞大妈
- 188 · 任性是一种奢侈的东西

这一辈子你能走多远

- 195 · 这一辈子你能走多远
- 199 · 耳朵碰来的密祉
- 204 · 迷失在罗马

- 209 · 有一种美找得回来
- 214 · 笑一笑，台北
- 218 · 细节里，一座城
- 222 · 有一片土地，坚硬又柔软
- 227 · 定海，骑自行车上的三毛
- 232 · 我错过了那么多

一夜海上雪有无

- 239 · 一夜海上雪有无
- 242 · 春天是会骗人的
- 246 · 一夜不响，梦醒不扫
- 249 · 诡譎的雨
- 253 · 白云自去来，我思若无思
- 259 · 一平方米城市，种点什么都是好的
- 264 · 没有你的中秋，月亮还是好好的
- 270 · 枫林谷的叶子掉在了时间里
- 275 · 时间都去手机那儿了
- 279 · 愿有情人终成汤团

上海，一次别离



飞离上海的航班窗外

上海，一次别离

儿子使倔的时候，我脸上怒着，心里咆哮着：如果时光倒转，给我一万个理由，我也不会制造出你这架小战斗机，跟我斗，跟我犟。

他气过云散，过来往你脸上“叭嗒”一口的时候，满心的褶皱又立刻被展开成一张松脆的海蜇皮，无限柔软地感慨：孩子是最好的礼物。

这就是贱。这就是无底线。这就是天底下最不可思议、又最顺理成章的一种情缘。

朋友小D跟儿子别扭了五年，从孩子青春期开始，就互相较上了劲。谈到家里那“货”时，小D点起一支烟，神情暧昧，爱恨交加。可是，一旦两人同时出现在人前，小D对儿子说话永远没有好声气。最近没见到他俩一块儿出来，后来得知小D那成绩不怎么样的儿子，奇迹般地申请成功一所排名世界百强内的美国大学，呼哧一声坐着喷气，消失在了蓝天的那一面。小D跟我描述送行那刻，一度曾经有过的“终于没人惹我生气”的那种轻松，忽然被

儿子拖着行李箱的帅气背影给压没了影儿。那一刹那，他觉得自己斗气打磨，几乎成品的一个高大身影要离开了，不知道预定的四年之后，这个身影还会不会回转。

浦东机场的天竟然是那样蓝。大玻璃外停着美联航的大飞机，蓝色背景，走过安检线的儿子回头找了一眼他俩，笑了一下。这瞬间他觉得那像儿子无数次吵架负气后讨饶的表情，可是，里面还装了些不确定，含混的，又有点黏黏糊糊的东西。于是，他心脏的某个角落，开始隐隐绰绰地痛起来。儿子马上拐过一角，看不见了。他在不断有客流通过的安检口边呆立了有半个小时的样子，老婆打趣地逗他：“现在难过了？谁叫你不跟我一起陪他理东西的？”

拥抱，招手，眼泪，都没有。他在回程的磁悬浮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因为高速飞驰，忽然一边高、一边低起来，就跟老婆说了句：“我是不是头晕了？”老婆嗔怪道，大惊小怪，磁悬浮就是这样的。停了几秒后她说，电脑上天天可以视频的，你用不着这样头痛脑热地作。然后她握一握他的手。他忽然在车窗玻璃上看到了儿子的一双眼睛，几秒钟，就消失了。

小D回述这一切时，我有点木。我们继续吃着火锅，火锅没那么香了。回到家打开书房门，看一眼念书的儿子和在一旁督促念书的老婆，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六年级开学后就感觉儿子的个子忽然蹿过了他母亲，虽然还是肉乎乎，笑起来没心没肺的傻样子，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容易跟我们发生摩擦。隔着书房门，我清楚地听到他一句顶一句地跟老婆“作战”，老婆的调门越来越高。可是，课业时间结束，他俩回到

厅里的时候，几乎又像情人一样地要好。儿子说话故意带着拖音，老婆从女魔头变成了巧克力女郎，对他有求必应。无数次，我醋意朦胧地看着他们，有时候还佯装生气地要“拆散”这一对，也是枉然。可那一晚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像被压了一层重物。于是到阳台上透气。

儿子走到阳台储物柜里翻找他感兴趣的武器图册。一轮明月高挂。远眺的我，默然望一眼他。他习惯性地在我看到我后，补叫上一声“爸爸”。然后，他坐在沙发上沉浸在航母的世界里，我失去了进入他世界的端口——聊起军事，我总是本能地失语，他则充满探究的兴趣，眼睛发光。

我有意识地默算一个计划的倒计时。从现在起，还有七年。

我决定了从那时起就不斥责儿子了。我想花更多时间，从需要远途往返的单位抽身早点回来，跟他多说说，多待待。我还想多领着他上父母家，父亲的嘴角越来越耷拉了，母亲的思维也有不连贯的迹象。我想带他一起看一些上海的不同地方，一起讨论一些故事和观点，一起打打羽毛球、乒乓球和游泳。

他书房的门在睡觉前的一刻钟几乎总是关着的。

为了准备七年后进入另一个求学空间，这道门还是隔开了我们。我在空荡荡的大厅里，在凝固的空气里，似乎还是听得到他的呼吸。有时候想着，即便是隔着门这样守着，知道他在，偶尔听到他一两声咳嗽、俏皮或者争辩，也是会让我的心情宁静和满足的。

我知道我就是七年前的小D。身边的小D很多。还不乏七年后的小D。中国大城市里很多对隔着电脑视频终端、隔着越洋电

缆、隔着高山大洋、隔着那一个有时朦胧有时犀利的月亮的父子、母子，就在他们的生活里或早、或晚，埋伏下了这一集终要上演的“美剧”“英剧”。求学远行，成了家庭状态剧变的一道分水岭。那边，年轻的生命闯荡未来，这边，抽空了一个主角，除了怅然若失，还有不知年年岁岁几何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好像已经成了惯例。

终不免还是会在差不多年岁的朋友间，谈起我们老时，谈起不少这样的家庭的未来。画过很多次的饼，各种大小，各种馅料。有大团圆，有两地奔波，有难得一个电话，有音信杳然。然而当指向人生黄昏的所有可能性，最终都落到灯暗烛尽无人问的那一幕时，几乎所有人的表情都免不了怔一下。一怔以后，我不知道他们嘴上说着的那些话，是不是跟心里真正的想法对应得上。在“那也是一个结局”的看开姿态后，他们眼前出现的画面究竟是什么？

有过几次，充满代入感地预想那样的我。我想在最脆弱的那一刻，还是会期冀在床边，他能出现，哪怕一分钟。不要托寄的花，或别的什么。

你说我们能期望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呢？我想说我什么别的都不要，我想说他回不回来，跟我们在不在一个地方，都不重要。我只是希望在生命最后一刻，他给我一个能让我贱贱地什么都不计较的笑容。那个时候，我还要拿回来这样一个笑容，就像，我们现在吵过，他又来撒娇般地和好，甜甜地笑着。

我明白，这或许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为父母的，太过奢侈的、

很不懂事明理的、也往往被斥为“不够大度、不够现代”的愿望了。

算了，还是该一笑而过吧。

可它真的是一个奢侈的，拿不回来的愿望吗？

朋友此一时，朋友彼一时

昨天下午，微信通讯录上的A君走了。消息传来，木讷半晌。屏幕上定格的他的那一个笑容，把我召唤到九年前的伦敦。他在早餐厅里，对着放肆说笑的中方团队竖起食指，挡在他肥阔的嘴唇前，“嘘”了一声，提示轻一些。就这样，他连续提醒了七天。

他那时是我下榻宾馆的见习大堂副理，梦想是成为旅馆业高管。因为聊得投缘，回国一度还保持着网来网去，直到近几年，连简单的招呼也不怎么想得起来打。唯一存在于我生活中的痕迹，是那一天，出于焦虑，在朋友圈里吐了一句老人的病情，他忽然不知从哪个角落出现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回了一句：受难吃苦的人生，你也要挨，祝福你挨得住，默默为你加油。

这打鸡血般的鼓励，我看到了。然而处理紧急情况要紧，便全然没有腾出手来回复。我知道这小子仍然妥妥地在欧洲，还有空为我打气，他的一切一定不错。几天后，一场车祸把他高高甩向大树，那句励志的话成了我们最后的交集。人生红灯亮起处，这一个值得珍视的朋友，从“陪你一起走”的队伍中紧急刹车，离开了。

不免遗憾。失神的我，难以自控地在屏幕上划拉通讯录。在这个足有八百多人的朋友圈里，我想知道，我还剩几个想到时能让脉搏跳快一点、周身暖和一些的，所谓真正的朋友？

通讯录朋友圈的友情，共同特征似乎是，此一时，彼一时也。

学生时代天天腻在一起，好到轮流穿一件夹克，饭菜票都不分彼此共享的那几位，现在往往在朋友圈里不声不响。Q君，有一部“老坦克”自行车，本科四年里为我做车夫让我占尽便宜，写诗打乒乓的激情和速度让我大为钦佩。现在，是名校的头儿，家里的主事，高中生他爹，厨房里的大师傅，基本上五六年一小见。眼神是操劳过度的，诗歌是远离已久的，低调的性情不变，身体不复如初，人生轨道已变，偶与我这样的“发小”应酬，也拿捏着“相见不如怀念”的火候……你还好吗？我不来打搅你，我想你还不至于会忘了我。

研究生时代的各系科混住，成就了一群年轻的朋友。秉烛舌战，花生米就着力波啤酒；冬雪滑腻，代为打饭翻了碗盆；军事课救场，我的卷子垫在他的下面；排球场受伤，眼睑缝合无麻醉时，紧紧扯住我的手一声不吭……这样的朋友颇有几个。拖拉到群里，放大头像端详半天后，隔屏叙旧。然而，似乎当年的热乎劲儿甚难再寻。那天，已是南大教授的一位旧友一语点破，他说，也许都是“情景中人”，所以，当我们走出了各自生活工作的图景之后，还会有新的友情通过几乎差不多的路径，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。

“其实很难说谁和谁不再是朋友，只是，生活的清寂是要友

情去填补，后来者填了离开者的缺。只要还是心性依然，我们不免仍会像当初对身边挚友一样地对新朋友掏心掏肺。现在的他，就是当初的你。而你身边的他们，也就是当初的我们……”说这话时，窗外风起，屋内酒热。

通讯录上的好友，渐渐都与一段遭际联系在一起，因了那一段遭际还经得起岁月翻弄，所以，就算越来越多地成为过了时的热络名字，翻看时，却依然有一层涟漪荡过，有不灭的心动存在。这个，恐怕得习惯。

有一些名字，已经不在这个世界，却依然安睡于通讯录里，因为他或她曾经滚烫过我内心的一壶酒。或者，我们真的一起摸爬过一段特别的路。H女士，曾经是我工作的联系人，电话那头是永远清脆的女高音和“油炸响铃”般的笑声。直到我们一起出差到了芬兰，她累到嗓子哑了，才有了我用自带电水壶给她煮上一碗方便面，放上许多斜桥榨菜，看她边吹边吃的那一刻，她吃暖了，只扔过来一句——“为了你这碗面，我都更爱这世界。我不谢你，明天还要吃。”她于不经意的散步间发现达尔哈拉的一座山头可以眺望大湖，充当我们的领路人，那天风大，她的丝巾飘扬在胸前，好看极了。她说若可带女儿来赏这样的风景就好了。憧憬之语隔不过两年，她因胃癌谢幕人生。

Z女士，在演出大巴上被我认出，电台老牌主持，在我红领巾未摘时就听她主持星期广播音乐会。她看到了我的黑眼圈，她说人生不应当那么累。她建议我跟她一起在演出前的漫长等待中，到江阴的街头去泡个脚，除除乏。她说，你这个年龄体会不到黄昏已